

心藏

当人们破坏了游戏规则，当梦想被现实碾碎在脚下，
黑与白之间，该选择如何与时代的隐痛抗衡？
欢愉过后，他陷入庞然的痛苦与困惑……

王怀宇◎著

黑白

时代文艺出版社

心藏

黑白

王怀宇◎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藏黑白 / 王怀宇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87-4170-4

I. ①心…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400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兮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心藏黑白

王怀宇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mm×1000mm 1/16 字数 / 204千字 印张 / 14.25

版次 /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16
第三章	027
第四章	032
第五章	049
第六章	067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11
第九章	129
第十章	141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71
第十三章	184
第十四章	193
第十五章	204
尾声	219

引 子

郑少雄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走向。其实，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说穿了也很简单。有时，竟能简单成两个字：男女。

雄心勃勃的郑少雄名牌大学毕业后来到厅机关工作多年，虽然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真诚和太多太多的努力，但还是无法适应机关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某些机关人为争名夺利相互间钩心斗角的氛围，多年过去仍无法逃脱爱情和事业双败的命运。

直到过三十三岁生日那天，郑少雄和哥儿几个喝了过量的高度白酒之后，才“顿悟”般看清了那个飘忽不定的现实——眼下这个城市早已经是个体欲横流的城市了，他感到这个充满着欲望的时代早已经没有什么爱情可言，浮躁的人们也早已经不再遵守正常的游戏规则。郑少雄终于明白了一个早就该明白的事情——对他而言，男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女人。并且郑少雄终于拥有了最真切、最透彻的认识：与其殚精竭虑地获取足够的权力和金钱之后再去征服女人，远不如合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直接对女人下功夫来得实际。

同样是猎取美女，老上司李治国利用的是手中的权力和金钱；小白人郑少雄只能依靠智慧和技巧了。面对厅机关形形色色的美女们，据传李治国攻无不克，郑少雄则号称无坚不摧。但是，两个人的内心感受和对情欲的理解及诠释截然不同。

然而，几年过后，情场技艺一度登峰造极、猎艳水平已经炉火纯青的郑少雄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幸福，反之，他却因不断地征服了美女而一次

又一次地沉浸在更加痛苦的困惑之中……

终于有一天，郑少雄在顶头上司李治国超级豪华的二婚婚礼上体验到了身为男人一泻千里般的溃败。面对李治国梦一样的美丽新娘，只会征服的郑少雄一度陷入了两难境地。郑少雄后来就有了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他顶着巨大的良心拷问，又一次故作镇静地抚摸了这个残酷的欲望世界……

第一章

郑少雄大学四年里的最深记忆就是和林雨桐分手。虽然尚未完全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但刚刚走出 D 大校门的郑少雄还是纯朴善良的。可以说，这时的郑少雄还是个踌躇满志的阳光大男孩。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大学毕业生如秋白菜一样多得没人要的时候。有人说，就业难，难于上青天。这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别说人人眼红、趋之若鹜的政府机关，就连普通的企事业单位都是人满为患。毕业生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而用人岗位却少之又少。在大学生就业如此艰难的时代背景下，郑少雄能来到某厅机关上班就算得上一步登天了。

唯一让郑少雄感到不舒服的是，人还没有来到某厅，自己就事先撒了个弥天大谎。因为该厅暂时无力解决家在外地的大学毕业生的住宿问题，如果郑少雄自己不能解决住宿问题，该厅原则上就不能要他这个外地人。为了能让该厅稳妥地接收自己，郑少雄曾对厅里那位严谨的主管人事的金处长说了谎话。郑少雄说自己虽然是个外地人，但目前在城市内有房子住，是做生意的二舅借给自己的。而实际上，郑少雄根本就没有房子住，更没有什么做生意的二舅。

郑少雄最后能够阴差阳错地来到厅里上班，其实还是有赖于另一件很偶然的事——1989年6月1日那天下午，正当郑少雄无头苍蝇一样到处联系用人单位时，意外地在该厅的楼梯口碰上了那个他叫表姨夫的张姓远房亲戚。据表姨夫自己讲，他是省里某文化产业的老总，和厅领导们关系如何如何铁。唠了好半天，郑少雄对表姨夫的具体身世依然不太清晰，但

并不妨碍表姨夫答应为自己办事。表姨夫一看就是刚刚喝过一顿大酒，一身的酒气，印象中一向盛气凌人的他今天却对郑少雄出奇地热情起来。听郑少雄说正急着找工作，就更表现出什么事都不在话下的状态。“没问题，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这件事表姨夫肯定能帮你摆平。你不就是想来厅里上班吗？好说，表姨夫跟这儿的一把手刘厅长是哥们儿。”表姨夫大着舌头说着，就牛气冲天地拽着郑少雄来到了三楼刘厅长的办公室。看来，郑少雄这个表姨夫和刘厅长真的有些交情，只是一句顺水人情似的客套话，刘厅长就认真了，说张总的事就是他的事，说办就得办。刘厅长当着表姨夫的面就给手下的人事处长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让郑少雄尽快把个人材料送到人事处的金处长那里去。

这天是小朋友的节日，早已经不是小朋友的郑少雄也像过了一个节日。有些事真是无法预测，天上有时真的就能掉下馅饼来，而且还是个大馅饼，还竟能一下子就掉进嘴里。郑少雄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所谓的个人材料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随身携带着呢。郑少雄直接就去见了人事处的金处长，事情一点儿也没耽误着。

事后，表姨夫像是突然间醒酒了，几次主动打电话盘问郑少雄去某厅工作的事，话里话外的就很要人情。郑少雄倾其所有给表姨夫买了两条软包的中华烟，但最后表姨夫还是因为大事办成没能得到郑少雄相应的重礼酬谢而大发了雷霆。甚至还在电话里破口大骂了郑少雄，说郑少雄太不懂事了，狗屁不是。据说后来表姨夫竟给刘厅长打了个电话，说郑少雄这小子人品上有点问题，不想帮这个忙了，也不必刘厅长费心了云云。好在人事处做事高效认真的金处长拿刘厅长的话太当令，进人的全部事宜已经彻底办完了。本来是件很好的事，却因为郑少雄破坏了游戏规则而害得大家都不怎么舒服，尤其是表姨夫，那可是相当相当不舒服。

回过头来，郑少雄仔细想想也是啊，人家表姨夫是应该生气，是应该发火。这年头儿，找个工作多难啊，找个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这么大的事表姨夫都帮忙给办成了，事后就送给人家两条中华烟，是有些说不过去呀。唉，要怪只能怪自己是个穷学生了，家里又实在太困难，真的没有办

法、没有能力啊，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报表姨夫了。骂吧，骂就骂吧，总得让表姨夫解解气啊。郑少雄当然不能要求让表姨夫等着以后怎么样，在这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时代谁还敢相信和指望一个人以后会如何啊？但在郑少雄这里肯定会有以后的，无论如何，郑少雄内心里对表姨夫会永远感激的。郑少雄已暗暗发了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报答表姨夫，一定！

连郑少雄自己都感到运气太好了，回头想想好像哪个环节都不是很真实，但事情确实已经办成了。郑少雄已经是个有工作的人啦，是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公务员啦，是个人人羡慕的国家机关干部啦……回想起这个结果得以实现的来龙去脉，郑少雄真是感到有些后怕啊。

幸运地来到这么好的机关单位，按理说应该珍惜机会、好好工作才对。可是令郑少雄感到意外的是，他来到厅里上班没多久，就暗暗打起了跳槽的主意。郑少雄并不是觉得在办公室当秘书写材料伺候人有啥不舒服，只是觉得大学中文系四年的书像是白念了。同样是从事文字工作，给别人写讲话材料和自己爱好的文学创作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郑少雄不想让自己学了多年的专业白白荒废掉。而他现在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挤进的厅机关，就是要把他多年来所学的专业一下子全部废掉。

好在郑少雄不久就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厅机关下面有一家叫《文化视界》的文学杂志，到那里当个文学编辑，业余时间又能搞搞自己爱好的文学创作，还是挺好的。对呀，找机会跳槽啊！不是说树挪死人挪活吗？郑少雄就很想到文化视界杂志社去。因为郑少雄的这种想法并非不现实，文化视界杂志社毕竟是同一系统的一个基层单位，在中国人的理念中，从上面到下面去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

为了留给领导和同事们一个好的印象，郑少雄来厅机关上班后工作还是非常卖力的。按理说，对于D大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出身的郑少雄来说，给领导们写好不需要多少文采的讲话稿应该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这样，郑少雄在厅机关里暂时就成了一个有所期待的人，仍旧是一个人们印象中那种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好青年。

厅机关办公室另外设有一个车队，车队的队长叫大杨子，专门负责厅领导们的日常接送事务。这样一来，办公室实际上就更像一个秘书处了。算上郑少雄一共五个人：主任贾齐，副主任李治国，主任科员老王（大号王永胜），副主任科员唐小卉，助理科员郑少雄。除了两位主任，具体干活儿的只有三个人。郑少雄到来之前，转业兵出身的老王归主任贾齐调遣，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唐小卉归副主任李治国调遣；郑少雄到来之后顶替了唐小卉的位置归李治国调遣，唐小卉就成了排球比赛里“自由人”的角色，可以随时上下场，哪边非常忙了就归哪边调遣。但非常忙的时候毕竟不太多，所以年轻漂亮的唐小卉平时就落得个无事一身轻的悠闲状态。身材娇好的唐小卉每天胸脯都挺得高高的，挽着好看迷人的韩式发髻，不知是否经过了精心设计，唐小卉那不松不紧的服饰又恰到好处地帮衬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脚下的高跟鞋发出的声音也总是很有节奏感。

贾主任身体不太好，看上去就像个文弱书生。很多人从表面上都无法把他和办公室主任这种职务联系到一起，新来的郑少雄当然就更难一下对号入座，表面看，肥头大耳的李治国更像个正主任。与贾主任形象相符的倒是他的性格：善解人意，为人随和。但郑少雄要是有什么事却和贾主任说不上话。因为郑少雄从到来那天起就直接分派给了李治国，所以他做一切事情都首先要李治国拍板才行。据说李治国J大中文系毕业，也许同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缘故，李治国好像总能轻松摸透郑少雄的心思。

开始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郑少雄点灯熬油地没少费劲，把讲话稿写完交上去时，李治国还是不太满意。多数情况下，郑少雄总要按照李治国的意思改上几遍，直到李治国满意后才能交到主管厅长的手里。

后来有了经验，郑少雄写讲话稿才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有时，李治国几乎一个字也不用动，就能直接送到领导们的手里去。有了朗朗上口的讲话稿，领导们开会时就显得很有水平，会后就对李治国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李治国习惯于察言观色，他就能从领导们的表情中读到一种叫“相当满意”的好东西。

李治国表面不说什么，心里还是对郑少雄越来越认可了。时间长了，

郑少雄也能感觉到一些什么，就经常趁李治国高兴的时候和他提自己想去文化视界杂志社的事。

不知为什么，郑少雄从一开始就很怵李治国似的。虽然李治国在专业上是个同门学长，人看上去也很通情达理，但郑少雄总是觉得自己和贾主任能说通的话，到李治国这里就很难说得通。而像跳槽走人这种大事首先必须得李治国点头，然后才是贾主任，最后才是主管厅长、厅长等上级领导……

可是，每次郑少雄提起这件让他魂牵梦绕的大事，李治国都是说：“当初刘厅长把你派到办公室来，我和贾主任就不太愿意接纳你。不是说你郑少雄本人有什么问题，也不是说办公室不缺少人手。正相反，办公室的人手太少了，来个能写材料的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真是求之不得。我们当初为什么不想接纳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不想接纳你这样的高才生，担心你来了也不会在办公室死心塌地好好干活儿。最后，与其说是我们同意接，不如说是刘厅长硬给我们派来的。办公室听着好听，整天干的却都是一些伺候人的烂活儿。上传下达，跑腿学舌，抄抄写写，张张罗罗，干的都是些费力不讨好的杂事。好在车队分出去了，否则杂七杂八的烂事就更多了。小郑，我跟你说一句良心话吧，你来这里真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可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走？你走了眼下这些活儿谁来干？还是听我的，你先好好干着，慢慢等有机会了再说吧……”

李治国副主任已经这样苦口婆心了，小小郑少雄还能说啥？下面没说出口的话就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了。

郑少雄毕竟刚出校门不久，在很多问题上都显得没有经验。工作之余和同事们闲聊时，有时就表现出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表面上，同事们好像都很同情郑少雄。有些人还为郑少雄长吁短叹，打抱不平。而实际上，总是被人们同情对郑少雄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郑少雄一度成了一些口是心非、别有用心的人滥施同情的对象，也成了一些斤斤计较、心胸狭隘的人借以抨击社会现状的素材。

每次聊天，大家的话题总是从郑少雄的不如意开始。但好像只是一掠

而过，接着就是对现行的种种时弊的大书特写，话题马上就会淹没在关于物价飞涨、道德沦丧、竞争不公、腐败堕落等现象的热烈议论中。面对愈发不可收的话题，郑少雄只好点头称是，小小的郑少雄怎么敢让正在高谈阔论的大家突然中途停止、扫兴而归呢？最后，人们的话题又总要回到郑少雄这里来。

有人说：“小郑啊，咱们这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前途，你干脆趁着年轻辞职淘金去算了。说实在的，你真就不如到一个中外合资的大企业去干文案，据说一个月至少能挣三千块钱呢！”

还有人说：“小郑啊，你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听说还会写点儿什么，天天泡在厅机关里，用不了几年棱角就磨没了。真不如自己在家写点儿流行的电视连续剧，一年弄上二十集、三十集的就行，一集最少也能卖个五千六千的呀……”

人多嘴杂，时间长了，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就觉得郑少雄对现有的工作不是很上心，当然就更谈不上爱岗敬业了。

而后，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就更说什么的都有了。说郑少雄好高骛远、心浮气躁还是相对友好的好言相劝，而说他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就是别有用心的的人身攻击了。初来乍到的郑少雄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没有学会防范别人，总以为“他人即地狱”是萨特的事，与自己无关。一不小心，菜鸟郑少雄就给厅机关的人们留下一种不太安分的印象。

众所周知，在厅机关里工作的人大都是有靠山的。像郑少雄这种从高校直接进来的大学生实在是举步维艰，在微妙的人际关系中可谓进退维谷。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得罪谁。有时交下了这一个，就有可能得罪了那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郑少雄才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身为小人物，中午闲着时还是少说话或者不说话为好。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虎你也得先卧着，是龙你也得先盘着；说你行你才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坚决不要争，千万不要抢，争了也白争，抢了更白抢；有话你得好好说，没事你去偷着乐……

一晃，郑少雄到厅机关工作快三个月了，在办公室从事的工作是抄抄写写、跑腿学舌，想晋级得看工作成果和工作年限。虽然郑少雄已经在省级报刊公开发表了十几篇的文学作品，但在他们单位这并不算什么工作业绩，不说你不务正业就不错了。据说到晋级或年终总结时还不如给领导写的内部油印的“讲话材料”好使呢。郑少雄和许多没有任何业绩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只能等着工龄满一年后自然过渡为科员，然后就得一点点熬年头、混资格、等机会了。即使等来机会，还得一半靠关系一半靠运作。所以，郑少雄那股想干番事业的劲头就一天不如一天，总有一种力不从心的错位感。人们在纷纷扬扬地下海赚钱，郑少雄想，自己是不是也该下海去？可就算赚到钱了，又能怎么样呢？郑少雄就又往回想。

每天，郑少雄要和几位无所事事的同事一起坐班，尤其要和顶头上司李治国副主任一起坐班。一天天漫长的时光给了郑少雄足够的观察和感受他们的机会：闲散的步态，平庸的举止，无聊的言语……后来有一天，郑少雄突然觉得即使自己再年轻也根本靠不过眼前的这些同事。像这样一天天地靠，人家都能靠出点儿名目，可郑少雄呢？一点儿机会也不会有。郑少雄一阵阵有种不可名状的窒息感，而自己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

郑少雄所在的办公室除了一位主任和一位副主任，在郑少雄到来之前进来的转业军人老王本来在某企业当供销科长，因会说山东快书和莲花落子又当上了该企业的宣传部长。后来，企业不太景气了，开不出工资来，老王就通过什么人跟同样不太景气的地方剧团下乡挣点儿辛苦钱。又后来，不知又托了什么关系，老王就被调到厅机关办公室来了。老王对郑少雄极其热情，又不失老大哥式的领导风度。郑少雄能明显觉察得到，老王时刻都在期待着提职晋级呢，期待着哪一天出现机会，好轮到他来担任下一个副处级干部……虽然老王自己也承认不论在文化上还是在能力上都远远赶不上科班出身的郑少雄（老王一向把有大学文凭的人称作科班出身），但在当副处长这个问题上，老王还是远远比郑少雄有信心。郑少雄总能隐隐约约从老王那造作的笑容中读到些什么，那笑容好像在说：还是你王大哥年纪大呀，你王大哥资历深哪，你王大哥不好意思啦……

在办公室，凡是活儿主要部分都是由郑少雄来做。只不过在进程中大家象征意味很浓地论证一下，总结一下，验收一下，最后成果顺理成章地就是办公室集体的了。办公室曾经编了一本厚厚的领导讲话集，从统稿到校对几乎都是郑少雄一个人干的。为此，郑少雄起早贪黑地忙活，好几个月都没时间写自己钟爱的散文和小说。当时郑少雄觉得这也值了，给厅里编本大书总会算点儿业绩吧，没准儿将来晋升能用得上呢。然而，结果与郑少雄的想象大相径庭。书的策划、主编、编委均无郑少雄的名字，而尽是一些与编书风马牛不相及的什么厅长、什么处长、什么主任的大名。郑少雄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已经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很有名望了，怎么还要这些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的小署名呢？

郑少雄就气呼呼地问李治国副主任：“这是怎么回事？还讲不讲理啊？”

李副主任语重心长地说：“小郑啊，你太年轻了，又没什么大名气，写进编委会怕是没有人买账的。”

郑少雄一气之下就又去找贾主任讲理。

贾主任和蔼而又不失幽默地说：“小郑啊，等你熬到我这个年纪，书的编委中自然就有你了。年轻人，别着急，耐心等着，哪有不当孙子直接就当爷爷的呢？我这话说得到家不到家？”也许因为屋里没别人，贾主任说完又滑稽地做了个无可奈何状。

郑少雄虽心里还是窝着火，却是大钝针触到湿棉花上的感觉。都说老好人贾主任工作上有一套，果然名不虚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少雄对厅机关里的人际关系也了解了一些。对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多多少少地略知一二了。慢慢地，郑少雄就知道了，分别以刘厅长和葛副厅长为首，整个厅机关自上而下大体分为两派，即“刘派”和“葛派”。

一把手刘厅长年事已高，又是政府机关不断改革的时代，说不定哪天就可能被切下去；而葛副厅长虽是二把手，但占着年龄优势，一直对厅长位置虎视眈眈。虽然刘厅长一再表示自己不过是再坐几天镇，得全力支持

年轻人干事业。虽然葛副厅长也不时地表示出谦虚，说刘厅长老成持重，很有工作经验，还要多多向刘厅长学习，说没有谁都行，但没有刘厅长可不行，自己怕把持不住局面，每年厅里取得的成绩都多亏有刘厅长云云。但在两人表面和气的背后，已经有了很深重的矛盾。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他们目前的状态，那就是“貌合神离”。

闲着的时候，郑少雄经常把大学时代林雨桐送给自己的珍贵围棋拿出来看。之所以说这副围棋珍贵，是因为它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围棋是林雨桐作为恋人时送给郑少雄的唯一的生日礼物。那是郑少雄的二十二周岁生日，也是郑少雄有生以来过得最为隆重的生日。

郑少雄以前过的生日无论怎么形容、怎么不负责任地夸张都远远谈不上隆重。记得小时候，人们从物质到精神都无法像近些年这样使生日更像生日。每次过生日，不外乎母亲头一天的早上或晚上无意中想起来了，说好像明天你过生日。郑少雄就能在生日这天的早饭上吃到两个煮鸡蛋。那些年里，生日的鸡蛋一度就成了郑少雄生日的象征。郑少雄记得自己那时还总要口是心非，甚至可以说是装腔作势地先分给母亲一个，母亲肯定说不吃，说那天是她的苦日子。最后，郑少雄就很有理由地独自吃掉了那两个煮鸡蛋。

也许是因为郑少雄上大学的时候鸡蛋远没有前些年那样稀罕了，所以郑少雄在大学里过的生日几乎都没有和鸡蛋直接联系在一起。直到毕业那年，林雨桐为郑少雄过他有生以来的第二十二个生日时，郑少雄也没有再吃到生日的煮鸡蛋。那天晚上，郑少雄在浪漫的乐曲中一口气吹灭了二十二支小蜡烛，吃掉了林雨桐买的巨大生日蛋糕，收到了同学们及林雨桐的同学们送的数不清的精美纪念品。林雨桐一定是觉得还不够理想，才锦上添花般地于第二天又送给郑少雄一副珍贵的围棋。围棋是市面上见不到的极品云子，据林雨桐说，是她的爸爸的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林雨桐还说，好在她爸爸不会下围棋，否则她也许就无法要来了。

郑少雄想象不出林雨桐是如何从她爸爸手里把围棋要下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雨桐的爸爸绝对不会知道林雨桐会把这么好的围棋送给一

个男生。林雨桐的爸爸不准林雨桐在上大学的时候谈恋爱，而郑少雄却与林雨桐的爸爸对着干。郑少雄多么不想与林雨桐的爸爸为敌啊！林雨桐的爸爸是处长，说了算惯了，郑少雄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总之，那时郑少雄正愚蠢而固执地与林雨桐相爱着……

和林雨桐分手以后，郑少雄就越来越珍爱起这副围棋。到厅机关上班后，他就把围棋从皮箱底翻出来，把它锁在办公桌最牢固的那个抽屉里。每当想起林雨桐的时候，郑少雄就把围棋悄悄地拿出来看上一会儿，然后再小心翼翼地锁起来。无论怎么说，这副围棋都是林雨桐给郑少雄留下的最圣洁、最珍贵的回忆了，林雨桐给郑少雄这副围棋时还是个千真万确的纯情少女，那时她长发飘飘，楚楚动人。后来，郑少雄有机会还买了《围棋入门》和《围棋天地》等书籍，闲得无聊时，几次把围棋拿出来想学着下，可他又几次爱惜地放了回去。郑少雄不是因为围棋的质地太优良而不舍得玩，而绝对是因为他不想让林雨桐黑白分明的圣洁礼物有半点儿磨损和划伤。

平时中午没事，郑少雄还经常和同事徐大文在一起打发空闲时光。徐大文，可以说是郑少雄目前在厅机关里唯一的知心朋友。他比郑少雄早六年来到这里，目前在文史处工作。徐大文聪明能干，为人厚道，就是说话有点儿结巴。徐大文还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黑边近视镜，人称Z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

虽然大家认为郑少雄也很聪明，可是郑少雄觉得跟徐大文比起来，自己就是个十足的笨人。郑少雄觉得自己除了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以外，别的真就没什么了，尤其在显示些智慧的各种体育运动和棋类运动上，更能说明一些问题。无论足球、篮球、排球等大球，还是台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小球，郑少雄哪种球都会玩几下子，可哪种球都玩不精。和球类运动一样，郑少雄在棋类运动上也有相似的表现。不论是正规的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还是民间的军棋、跳棋、五子棋，甚至包括儿时玩过的斗兽棋，郑少雄几乎哪种棋都会下几手，同样是哪种棋都下不好。仅在这一点上，郑少雄就远远落后于真正聪明的徐大文。

如果那天郑少雄也去看电影的话，如果那天徐大文上厕所时看的报纸上没有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话，郑少雄也许至今还没有玩这副围棋的恰当契机。

那天，厅机关工会出钱买电影票，全体员工都去看《开国大典》去了，厅机关的中午就显得出奇清静。郑少雄之前看过，就没去看第二遍。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的郑少雄没心情看书，也没心情工作，就把林雨桐送的围棋又拿了出来。

徐大文平时是个很拘小节的机关干部。这天整个厅机关大楼难得没人，徐大文就放松得有些肆无忌惮。徐大文是从厕所里拎着裤子走出来的，还一边吹着并不太好听的口哨。徐大文在走廊里意外地发现郑少雄办公室的门上有一条缝儿，就不见外地把门推开了。“你、你小子也没去看免费电影啊？不、不想进步啦？”

徐大文进来时，郑少雄正捧着几颗油汪汪的云子在仔细端详着。

徐大文就一边系着裤子一边说：“主帅聂、聂卫平也输了，中国队全、全军覆没个球、球子的啦！”看上去憨厚且说话有些结巴的徐大文说着就把半张皱皱巴巴的报纸拍在了郑少雄的桌面上。“你、你看看，在、在这儿呢。”

“输就输呗，还总赢？”郑少雄珍爱的是围棋本身，而且仅仅是林雨桐送的这一副。郑少雄对国人瞩目的围棋运动并不怎么在意。郑少雄爱看足球比赛，能算上大半拉足球迷，对报上有无中国队的足球赛事，郑少雄还是很关注的。至于中国的强势项目围棋赛、乒乓球赛、羽毛球赛什么的，郑少雄从来不关心，也从来不看。郑少雄尤其觉得下围棋的两个人就像得了瘟疫似的，老半天才下一个子儿，看着太着急。所以徐大文把报纸推到郑少雄眼皮底下了，郑少雄也不想多看一个字。

“嗯？这么好的电、电影都不去看，在这儿研、研究围棋呢？棋力肯定能不、不错呀？”徐大文像突然发现了郑少雄桌子上那好看的围棋盒子，伸手摸起几个棋子。“哎？这还是上等货呢，真、真人不露相，你小子行、行啊！”